

深淵 著

我對中國現時 文藝工作的意見

深淵自己叢書之二
二十九年十月出版

MG 40
1209.6
26



3 2173 7563 7

自序

我不是一個高明的文藝作家，更不是知名的文藝作家；高明的文藝作家未必能出名，而況不高明的呢？

不過我對文藝很愛好，雖然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化在學習哲學和經濟學上的，但對文藝至少也時常親近親近；惟其時常親近，所以我對中國現時的文藝，文藝工作，文藝工作着，不免有些意見；而這些意見，也大半是感到的不滿之處和批評；這不是表示我行，一些人都不知道，而不過是坦白地出抒一己的觀感，供給文藝工作者們做點參考；天幸還沒有一個這樣的規矩：批評的人，一定要超過被批評的人。假使不幸真有這個規矩的話，不但不是我，好多好多的批評家也都該被趕逐下台了。

這里的幾篇短隨，都是時常在我腦子里盤旋着的問題；只在兩個夜里，就匆促地把它們寫出來了；也沒有參照任何人的意見，假使偶然地和別人的意見雷同的話，那我和

那個人也許是有着同感；而且我也敢這樣說：不論有沒有人曾寫出過同我同樣的意見，我相信同我作同感的人一定不在少數；所以我拿它印出來，讓與我有同感的人看看，或者討些共鳴。

本來我還預備請一個有地位的作家給我寫篇序文，批評一下我的意見的，但後來一想，找這麻煩又何必呢？抗戰時期大家都忙；而且我也希望這本小冊子早點出世，故而就作罷論了。再呢，於其請人寫序文批評，倒不如讓他們另文公開批評好些，因為那樣來得直捷痛快。

只希望這小冊子能多得些反響，是批評或是罵都好，其他一無所望。

謝謝北流和南給我的鼓勵，雪琳幫我校對而沖破了她的恬靜，在此尤致謝謝之意並以之紀念我出世後的第二十一個中秋節。

深淵，二十九年九月在成都

目次

自序

戰時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批評的貧乏

戰時文藝的取材問題

我們需要新的戰士

刊物的水準問題

我對文藝上的民族形式的原則意見

關於作家生活保障運動

我對今後文藝工作的希望

目

次

二

抗戰中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文藝是實現的反映」這一命題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嚴格地講來，單把文藝作為反映現實的手段還是不夠的；文藝的任務不僅限於反映現實，而且還進一步的要在可能的範圍內預示將來。

文藝作家應該具有豐富的知識，敏銳的眼光，正確而精確的認識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不但要了解過去和現在，更需要憑藉所了解的過去和現在的發展變動，找出它們歷史的必然性，和其因果關係，從而由這些關係的統繫上判斷未來；文藝作家需要站在大眾的前面，把現實揭露給大家看，並預示將來的必然會產生的事實，指示大眾進取的方向和方法；必須這樣，文藝作家方不愧為盡了自己神聖的義務，否則，至多不過是現實的死的紀錄者，其價值相等於留聲機和照相機而已。

而且問題還是這樣的：要知道將來，首先要充分的認識現實，把握現實；未來是現

實的繼續，認識現在，是判斷未來的前題；現實尚且不能反映，未來的預示是無從做起的。

我們且來反顧一下中國現時的文藝工作，看文藝作家們是否盡了他們的責任。

抗戰以後，文藝工作有了長足的進展，新的作家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文藝刊物和文藝作品也出現了不少，這當然是好現象；可是這些進步，比起抗戰中其他工作部門的進步，比起實際的需要起來，還是差得太多太多，不但說進一步的預示將來這一任務沒有做到，就是反映現實這一最低限度的要求，文藝作家們也不會達到；抗戰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詩篇，有多少壯烈慷慨的英雄，有多少離奇曲折的故事，需要文藝作者有力的筆桿去描寫出來，可是我們看到了些什麼呢？

創作的貧乏，題材典型和人物典型的貧乏，粗製濫造的作品的充塞，文藝工作的沒有組織和沒有計劃，這些病狀依然還嚴重的存在着，雖然大部分的文藝工作者在努力的補救這些缺點，但由於步伐的未能完全同一，局部的意見上的差異，連絡的欠缺，以致

到今天也仍然沒有打開這僵澀的局面。

最主要的是，文藝工作者仍然有大部分不曾實際參加到前綫和敵後方法，深入到農村和偏僻的地方去，許多活生生的題材依然沒有被攝取出來；我這裡只舉出一個還不能算是太荒僻的西安吧，文藝工作在那里是那樣地沉寂沉寂。

抗戰中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是負有非常艱鉅的責任的，我們需要廣泛而深刻地把現實寫成詩篇，需要無情的揭露抗戰中某些存在着和潛存在的醜態，批評它們，摧毀它們；更需要指示領導着大眾向抗戰建國的前途邁進，所有這些艱鉅的任務，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所不能推諉的，要幹呀！人哪。

我拭目期待着偉大的局面的來臨。

批評的貧乏

抗戰需要團結，為抗戰而服務的文藝工作者也需要團結；關於這，聰明的文藝工作

者們是知道的，而且他們也真的團結起來了；抗戰前幾曾對立以至互相毀謗以自重的作家們，我們也看見他們攜起手來了，這是頂好不過的現象；不過團結是不是應該廢除批評呢？我想連火星上的邏輯也推演不出應該廢除的結論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批評還是需要的，而且是十分需要的。

可是現在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一些書報刊物上，除了形似批評而實為捧場的「書報介評」之類間或能珍異地發現一篇半篇以外，嚴正而客觀的文藝批評文字，簡直不容易找到；批評好像會傷了兄弟們的和氣體地，成了大家的戒條，一些文藝批評者好像都在患傷寒病，從前老寫文藝批評文章的人也都改了行；文藝領域里除了互相吹捧以示團結是大家經常發生的關係外，人們簡直忘了批評，或者是怕提起批評。

批評會損害和破壞而妨礙團結嗎？我認為不會。相反的，批評只會起幫助團結，促進團結，擴大團結，鞏固團結的作用。這首先要認識清楚，批評並不是教訓和指摘，誹謗和漫罵，而却是互相指正，互相勉勵，互相參考，互相求進步的手段。

假使我們認真考察一下現在文藝界的大團結是否眾同的話，我們便會察覺這種團結只是表面的，浮淺的，甚至是敷衍的；而實底子還是各目為政，不相親犯，獨善其身。這是什麼緣故呢？原因當然很多很多，而批評的貧乏，也不能不說是重要的一種。

批評和團結，不論在表面上和實質上，都是互相關聯，互相指引，互相作用的；只有忠實公正的相互批評，才能促進團結的加強；也只有團結的加強，批評力量才能充分的發揮出來。反之，批評的鬆懈和沉寂，團結便不容易緊密深切和顯著；批評也反過來因為團結的薄弱而日趨貧乏。

在促進文藝工作的進展這點上來講，批評尤其重要的不可忽的工作；「文章是自己的好」，人盡能明白地由自己來察覺自己的幼稚和錯誤？只有旁觀者方能發現作者自己所不能發現的毛病。而能提出來讓作者自己去檢討改進。從而，作者以至整個的文藝工作，才有得到長足進步的可能；假使大家堵着口不批評，讓錯誤的人錯一輩子，我想也大不是道理。

批評免不了會引起論爭，而論爭起來，便會使文藝領域里顯得熱鬧和景氣；對作者和讀者，都能給些或大或少的刺激；新的理論和見解也會被發現，文藝水準也會因之而提高，人們的研究興趣也會大大的濃厚起來。

根據以上所論，我們絲毫找不出文藝上的批評有不需要的理由；相反的，無論在團結上，工作的展開上，批評只會得到好的結果；因此我們說批評的貧乏是現時文藝工作上的病態，而需要文藝工作者們努力地來救治的。

最近文藝界在熱鬧地論爭着「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而且論爭已經相當展開了，這是值得我們引為欣喜的；不過這論爭還只是一方面的，某一特殊問題的討論和批評；經常的多方面的批評，仍然不曾看見有什麼動靜；我熱望着文藝界里能在這一偶然的論爭上，迅速地轉變擴大為整個文藝工作領域和各方面的問題上去。

戰時文藝的取材問題

姚蓬子先生主編的新蜀報的蜀道副刊上，天天登載着這樣一段偉大的徵稿啓事：

「……文章雖好，倘與抗戰無關，決不刊登；倘與抗戰有關，無論談酒說夢，均極歡迎。」

當然，誰否認也不行，文學是反映現實的東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既然在抗戰，文藝的題材自然也該以抗戰爲中心；在這流血犧牲的大時代裏，要是誰再像五六年以前一樣地寫三角戀愛，做失戀詩，作摸屁股隨筆，這個人自然有些喪心病狂，起碼也有些不合時宜，而結果是會讓時代的巨浪湮沒的。

可是人畢竟是聰明不過的東西，適應時代是人們的本能；我們看見，而且我相信大家都看見，在抗戰中，除了極端少數的作家以外，大多數的作家都在抗戰文藝這一口號下努力了；甚至連素來寫啼笑姻緣，太平花，春明外史的所謂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張恨水，也寫起游擊隊等等的文章來了；這是抗戰中的一個進步，而這個進步也是必然的。

然而問題却又從此而產生了，所謂抗戰文藝是不是一定專寫些攻擊，退却，肉搏

，轟炸，飛機大炮。機關槍。毒煙燒殺等等才行呢？離了炮火氣的文章是不是就不成爲抗戰文藝呢？

我的回答是不盡然，我們就一般而論，在抗戰中，一切的文藝作品總是含有抗戰意味的；抗戰已經深深地影響及全國的每一角落，文藝作家不論在生活上，意識上，沒有一個不直接間接地受着抗戰的影響；意識是不能脫離現實的，而文藝作品是人們意識形態的表現，作家們所直接受到的或間接感到的抗戰給他們的影響，無論如何會多多少少地在作品中表現出來；再退一步說，即使是絲毫不曾表現，或者還有些作者——我們這樣假定——仍然在寫與抗戰無關的文章，也只有客觀上表示他們的沒落和不進步；甚至是代表着抗戰中一些「筆漢奸」羣的意識形態，而遲早是會被時代毀滅的。

不過這只是消極的論法，對一個問題的歸納是有一個適度的範圍的；我們決不能說因爲一切文藝作品受了抗戰的影響而有些表示，便都歸之曰抗戰文藝，而是相反，文章的表现受有抗戰的影響，不一定是完全就算抗戰文藝，而抗戰文藝是除了消極的受動的作

用外，還有它積極的自動的作用，而這種積極和自動的表現方式是多種的，多方面的。直到現在，一些人以爲抗戰文藝，似乎是必須帶有炮火氣，才能算是真實的，道地的；除此之外，就好像和抗戰無關，不合時宜，混帳之至！而都該歸於摒棄之列，狼狽地吐沫口吐沫，丟之於字紙簍面不及。

這是多麼的錯誤呀！我們不用長篇大論來破擊這些「唯炮火氣論者」，我們只要輕輕地問一句：除了戰場上的抗戰工作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各種各樣多於戰場上的戰鬥無數倍以上的抗戰工作呢？我們相信只要眼睛不瞎耳朵不聾的人是不會否認除了前線上的戰鬥以外還有其他的抗戰工作在進行着的；那末這些工作是不是所謂現實呢？是不是需要文藝來反映它們呢？

抗戰中，一切都在很快地進步着，新的好的事物一天天地在出現，增加，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而在整體上的進步中，還有局部的不好的，落後的，不該有的罪惡的事物存在着，甚至在發生發展着，更甚至很嚴重地在發生發展着，那也是不能掩蓋的事實；

也是所謂現實。但是我們試翻開一些書報刊物來讀讀，關於這些現實的反映工作，文藝作者們做了多少呢？我們細心找尋的結果是很少很少；關於這點，我極端同意丁巴人先生「文藝作者說謊是錯誤，圓說是罪惡」的論調；（見文藝陣地四卷一期巴人：民主與現實）我們不應該只是單方面的歌頌和讚揚那些好的，我們更應該無情地揭露罪惡，並且要通過各種合適的形式，對它加以嚴正辛辣的批評和指摘，才算盡了文藝工作者應盡的任務；否則，姑息罪惡，掩蔽現實，甚至藉曲解的抗戰文藝——即以有無炮火氣為是否抗戰文藝的標準的——做幌子，捨去這些重要的題材而不取，都是文藝作家大大的過錯和做得不夠的地方。

從上面所說的，我們至少可以得以下的論斷：第一，抗戰文藝的題材應該不限於帶着炮火氣的才算。第二，抗戰文藝是應該多量地取材於對戰時不好的罪惡的現象的暴露和批評。第三，無關抗戰的文章我們不要。

然而問題却又產生了，與抗戰有關，到底以什麼為限度呢？怎樣分別呢？這問題就

要牽涉到外表和內容——絕對不是形式和內容——的問題上；有的文章滿紙是飛機大炮，抗戰流血，也許它的內容却與抗戰的關係很少，或者缺少那種積極性；而有些表面上少有抗戰意味的文章，它的內容却含着很積極的抗戰意義：前者不過是在極空虛的，或者非關抗戰的文藝內容上生硬地蒙上一件抗戰的外衣；而且事實也是這樣：近來一些人們寫文章都局限在湊合這外表的狹小範圍裏，而形成文藝作品的貧乏與無力，而且相效沿成一種畸形的風氣了。後者却是通過其他的外表而顯露它那富有抗戰意義的內容，兩者的價值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姚蓬子先生所謂的「與抗戰有關，雖談酒說夢，均極歡迎。」我很拙笨地了解爲他是犯了前者的形式主義的錯誤，也就是他歡迎只要有抗戰外表而無抗戰內容的文章；我相信除了傳奇上所載的故事以外，很少會有醉後殺敵夢中殲寇的事情，談酒說夢的文章，至多不過是拿着有關抗戰的外衣，生硬地套在酒和夢的韻事上罷了。

我極希望文藝工作者們能打開這外表的局限，無情地揭露抗戰中不應有的罪惡，負

起文藝工作者應負的抗戰使命來。

我們需要新的戰士

「我們應當發出大批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魯迅
我們來就事論事吧，無名的作家是不是應該提拔？而現在對這一工作的成績，倒底有些什麼表現？是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

論到這個問題，我們平應該避點嫌疑；因為第一，我是青年，第二，知道我文章的人不多，我也是無名的青年作者之一；要是由我來破天荒地作提拔青年作家的呼籲，很容易被人誤會我是爲自己或是替自己同一流的人們打算盤；因此我劈頭就引出大家公認爲文藝界導師的魯迅先生的一段話出來做擋箭牌。

人一輩子能活多少年？回答是：能活上一百歲的很少很少，老而名的作家是有一天要「與草木同休」的。中國現在有方的文藝工作者有多少？回答是：搖頭稱不多，不夠用。

「無名的青年作家有被埋沒的沒有？」回答是大概很多很多。需要不需要選拔些出來？回答我們就找開端引的魯迅先生的那段話。

我親眼見過一稿編輯先生，他拿過投稿信件，並不折開來，一看不是熟人，也不是知名的作家，他老先生就連稿帶封住字紙箋裏一擲，有時特別看得起，就拿來取火點紙煙，或者揩揩桌上倒翻的或潑出在桌面上的紅墨水，很得意的笑笑；心里大概在說：本編輯老爺掌管生殺予奪之權。

也許有人會不相信這世界上竟有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然而不相信儘管你不相信，事實實格然。是不妨多找幾個時常投稿的無名作家問問，他們一定會懊喪地告訴說：曾有許多稿件寄出之後毫無消息，連附在信里的退稿郵票也被揩了油去，這還容我們不相信嗎？

這些如此摧殘和踐踏無名作家的心血的編者，不知有若干若干；我不客氣地說這些人（一）是文藝界的敗類，是文藝工作者的公敵，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死敵；我們必

須盡可能的剷除他們。

好像又是自己稱讚自己了，我也編過刊物，對外來的陌生稿子，我是那樣地珍愛；不要說丟在字紙簍裏的忍心的慘事根本沒有，每一篇稿子，我總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鬆地看過去；作家是否知名，決不以之來當作稿子取捨的標準，好與不好才是選稿的尺度，我總希望能盡量不理沒好文章，把它們一篇篇地刊登出來，實在太不行的也不論其是否附有郵票，總把稿退回去，並且回封信安慰鼓勵作者，盡我所知的告訴他一點寫作方法和修養方法；因為我深知無名的青年作者希望自己的稿子被人刊登，比希望戀愛的心還切些；我自己雖很少去向沒有關係的刊物投稿而自找沒趣，但這種心情我沒有見過還沒有聽說過嗎？

我們再來就事說吧，無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的是勝過名作家的好文章；誰是生來就成名的？倖進的，讚譽的，結人緣而被捧起來的名作家，我希望無名的青年作家朋友不必去羨慕他；在這裏，我更熱忱地勸勉青年的寫作朋友，只要努力寫，不斷

地努力學習和寫作，終久有一天會成功的；即使不成名，自己的文章寫得好，也總是值得自慰的；而且天下的編輯先生也未必個個都是混蛋，也有很開明公道的編者，他們能以鑑賞藝術的眼光來錄取你的好文章；像高爾基，中國過去的魯迅先生，他們不是竭力地提拔青年作家的嗎？所以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折而妄自菲薄，或竟因此而終身丟開了文藝工作。我更竭誠的希望有地位的文藝作家們能注意到這些後起之秀，盡量從羣衆中選出大批的新戰士來，教育他們，幫助他們，以補足入手的缺乏。

刊物的水準問題

我最討厭那些不看文章的好壞光以作者的是否知名來作某刊物水準高某刊物水準低的定論的人。在他們心里，無名作家的文章不論寫得多好，總不值一文錢，名作家就是放一個屁，也都是異香撲鼻的。

文章的好得好壞，不在作者的名不有名；名作家的所以出名，也許有一兩篇代表

作寫得出色，是否每一篇都是一定能出人頭地的超過無名作家的精心之作呢？那連鬼也不會相信；可是這種以作者的知名與否來做評定刊物水準高低的標準，不管怎麼荒謬，却似乎成了一種風氣；因此，多登不知名作家的文章的刊物，便很少有人過問，從而不知名的作家永遠只是不知名，雖然他們的文章寫得並不壞。

寫到這里，我該罵罵人了，——其實這樣的人也活該罵——我認識一個名作家兼編者，她初辦一個刊物，留着許多無名作家的好文章不登，却登些無聊之至的所說「作家書簡」，名作家的文章要不到，找幾封信綑綑場面也是過癮的。她親口說：「刊物的水準要使它高一點，不然沒有人看。」她的所謂水準高，就是賣幾個人名字，那又何如把全本刊物統印上最有名的作家的名字來得漂亮呢？我竟不懂有許多大人物爲其作像贊的計開，子孫們爲什麼不拿出來當稿子賣，不盡是很有名的人嗎？可以賣好多錢呢；媽的！附帶在這里再說一種盲目的分辨法，近來大多數人看刊物好壞，時常拿印刷的好壞來決定，一本刊物的封面漂亮，顏色鮮明，就認爲是好刊物，非買不可，不買豈非不識

貨？誰管他里面的文章是屁還是什麼呢？我有慮於這種盲目的辨別標準……。

我對文藝上的民族形式的原則意見

我覺得文藝上的民族形式，於其說是創造，不如說是改造合理些；因為每一個民族的文藝，因為有他客觀的歷史的民族意識形態的內容，就必然有他客觀的歷史的民族形式；中國有數千年的文藝歷史，文藝上有很優良很寶貴的獨立形式在歷史的過程中發生，發展，變動，積累而遺傳下來；不過一直到現在為止，這個形式還不能充分地成為廣大的知識低落的人民大眾所能接受也樂於接受的形式而已；因此，我們除了說中國文藝的民族形式不完善不大衆化不合時代不切合需要以外，絕對不能說文藝根本沒有民族形式的存在；說中國文藝根本沒有民族形式的，或者說中國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已經在五卅運動以後被西歐的文藝形式所溶化了的論法，前者是根本抹煞了客觀的歷史的民族內容以及基此而生的民族意識形態內容中的文藝內容；而後者也犯了嚴重的外因論的錯誤，

是過分誇大了外力給予內在因素的作用。

假使說中國文藝根本沒有過民族形式，那末我們又憑空地從那里去找出一一些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民族形式來的因素呢？假使說是中國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已經讓西歐的文藝形式溶化了，那末除了在中國文藝形式上可以找得出一點一滴的「歐化」之外，為什麼大體上仍然保持着和西歐文藝形式不同的獨立形式呢？

因此，說中國文藝沒有民族形式和已被溶化的兩種論法，是不成立的。故而，我們對中國文藝上的民族形式上所要討論的問題就在於（一）中國過去文藝上的民族形式的缺點在那里？（二）民族形式是不是需要改造？（三）怎樣改造這三點上。

首先我們說過去中國文藝的形式是一種不大溶化的，不為廣大民衆所歡迎的形式。它被中國社會的歷史決定着，它的主流，一向只為士大夫封建貴族所服務；另一部分通行於民間的文藝，也有着嚴重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五四運動以後，由於知識階級貪婪地吸收西歐文藝的結果，在形式上——其實說形式上，不如說表面近似些，——不免夾進

相當濃厚的「歐化」；有一部人甚至企圖以外來文藝形式來代替民族形式時，這種人把外來形式和中國形式對立起來；這種忽略了內在的民族歷史濃厚的傳統力量而過高地估計了外力的做法，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民族形式在這吸收外來形式的過程中，也不免受其作用而多多少少的起了些變動；但這些變動依然不能使合理的，大衆化的，適合時代的民族形式建立起來；這一階段文藝上的民族形式之主流，依然不能和流散在民間的形式適宜地聯結起來，而只是成爲少數的知識階級的人們服務的工具。

文藝要求爲抗戰服務，是早已爲大家所公認的了；抗戰力量傾憑藉廣大的人民大衆，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命題；而現有的文藝形式的不能深入民間，不愿和不能爲廣大的人民大衆所接受，也是事實；我們要改造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建立一個真正爲廣大人民衆所能接受也樂於接受的文藝形式是沒有理由說不需要的。換句話說，我們要努力於這一形式的迅速建立。

因此，問題的前兩點，也是無可爭論的，其重要點只是在於怎樣改造文藝上的民族

形式，怎樣建立一個新的爲大衆所接受的民族形式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一定要確定：我們要建立的新文藝形式，是要以中國歷史傳留下來的形式爲基礎，只有這樣，也只能這樣；對這傳統的接受上，尤須充分接受流傳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們不要忽視歷史的遺產，它是有着極寶貴的內容的——指形式本身的内容——。我們要使民間文藝形式，和被作爲主流的爲知識階級所佔用的文藝形式聯結起來，互相滲透；加以一番時代的改造，剔除傳統的封建的落後的成分，發揚實際的合用的成分，使文藝能在大衆易於接受的形式下表現出來。

對外來文藝形式的接受和採納，仍然不能因爲中國有着固有的文藝形式而絕對排除；——實際上也不可能排除的。——應該加以一番批判的工夫，盡量吸收它的長處，使它中國化起來；消化在滲透各民族形式的熔爐里；決不能無目的的不加選擇的生硬的接受，也不能無理由的摒棄。

總之，建立新的民族形式這一工作是相當艱鉅的，我們既不能一味的湊合原有的形

式，也不能拋棄它，而是要在舊形式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形式來；從而以新的形式，否定舊的形式；因此文藝上新的真正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中國文藝趨向更高級階段的標誌。

抗戰是這個文藝的新形式改造和建立的唯一保證和前提，只要文藝工作者們共同努力，我相信這文藝上的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適合於大衆胃口的形式，是可能建立起來的，也是必然要建立起來的。

關於作家生活保障運動

要想在中國當一個文藝作家，是頗不容易的；必須除作家應具備的創作修養外，還學會挨餓的本領。

中國的稿費，低至無可再低的程度，頂高的是十塊錢一千字，而這樣的刊物，全國恐怕找不出幾個來；普通三塊錢一千字的稿費也就寫不錯了，有的幾乎一千字只給一塊

半塊錢，以至根本不給；版稅在中國，更低落得可憐了，通常是百分之十，而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的也是常有的事；在刊物上稿費低，我們不去計較，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刊物都是賠錢出來辦的；而版稅上書店老闆對作者的超度的剝削，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抗戰使生活程度一天天提高，而稿費却和從前一樣，甚至還在減退下去，這種絕對和相對的減低作家的收入，使作家生活達到可怕的困難程度，作家生活的確需要有力的保障；因此對老舍諸人所發起的戰時作家生活保障大同盟，我也義所同情。

作家生活保障運動，曾經轟轟烈烈的鬧過一陣，各地刊物也有大量的文章討論這問題，作家們都拿文章來訴自己的苦，涕淚滂沱，不勝令人感慨係之；旁觀者看見這情形，滿以為這問題會得着相當的解決的；可是不知這麼一來，這運動就不聲不響的無疾而終了。

據我的了解和猜想，這運動的所以會流產，第一是表示了作家們團結力量的不夠，在保障作家生活這一原則上雖然大家都同意，然而究竟由誰來做，怎樣做的問題，他們

沒有共同的計劃和辦法，因此一上頭的熱陣兒劈劈拍拍一過，自然終歸洩氣，於是煙消雲散，拉倒充蛋。

第二，現在的作家們，大概都是有着一官半職的，單靠寫文章吃飯的人，實在很少，既然生活別有門徑，對這運動，也自然無可無不可的不願意買命了；即使有少數單靠寫文章維持生活的作家，想這運動有點結果，也自覺力量單薄喊破嗓子也不濟事，倒不如潛聲息氣的靜養天機好些，因此一場風波，遂告結束，

書店老闆們可在笑了……。

我對今後文藝工作的希望

不知有多少人曾寫過同這題目相同或類似的文章，也就是說不知有多少人期望着文藝工作能盡它所能盡的力量，貢獻給抗戰，為抗戰服務。不過寫這些文章的往往都是有地位或負責任的文藝工作者，他們的希望文藝界，無異是希望自己；而我，却以一個文

藝的愛好者來寫出我對今後文藝工作的希望，立在門里面的人，我想也不妨聽聽門外面的人謠語；再呢，一個文藝愛好者的希望文藝工作的盛旺也正同貪婪者希望自己的錢袋常常滿得裝不下一個子兒一樣。

以下是我對今後文藝工作的希望：

第一，我希望文藝工作者們真正的團結起來，而且要加強擴大鞏固這團結，為什麼要團結的理由，大家比我明白得多，何消我來說，而過去的團結，老實說只是表面的，膚淺的；許多作家，許多文藝工作集團，還存在着很大的隔閡，有許多還充分的保留着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風尚，我以為這是不好的；無論如何，大家要看抗戰面上，國民民族面上，真真熱熱的團結起來；有意見不妨大家交換；成見和私意，不妨撤開，名作家也湊合點，不要擺架子，對文藝青年的教育和幫助，不妨多給予些，不要太辜負了他們的熱情。

第二，我希望文藝工作者和愛好文藝的青年充分的提高工作的熱忱，每個人都應該

把整個文藝工作的進展看作自己的責任，要以「捨我屬誰？」的精神努力地研究學習創作。努力的時間固然應該加多，空間尤貴擴大到戰地，民間，敵後去，使文藝工作空前的燦爛輝煌起來。

第三，我希望文藝作者們有一個共同的工作計劃和進度和每一個時期的工作中心。我們的文藝作家們的工作目標雖然在抗戰下趨向一致了，但無組織性與無計劃性仍然沒有在抗戰中消除，這是文藝工作上的弱點，是文藝工作進步的阻碍，我們必須努力地克服，關於這點，尤須請有地位的作家和文藝團體努力負起責任來。

只要能這樣，無疑會使文藝工作大大的進步起來，而對於抗戰也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對中國現時文藝工作的意見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有著作權禁止翻印

著者兼
發行者

深淵

首

全國各大書局

82

371338

BC

09.6